

# 《金刚经》的心灵体证方法

李 云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系,西安 710062)

**摘 要** 在《金刚经》中,释迦牟尼经常运用“是什么,非什么,名什么”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方式来讲解经文。这是一种特殊的证悟方法、思维模式和论证范式。这种证悟方法、思维模式和论证范式是释迦牟尼旨在用来宣讲佛教教义和参悟佛教智慧的心灵体证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具有断惑自我迷茫和破执心灵束缚的巨大功能。试图就在这方面作些初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 金刚经 心灵 体证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589(2010)29-0117-02

《金刚经》自传入中国以来,有六个的译本并传于世: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魏菩提流支译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本《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大般若经》577卷第9分);唐义净译本《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sup>[1]</sup>。其中,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本是第一个汉译本,也是最为流行和通用的译本。本文就以流行本即鸠摩罗什所译本为基础文本,并依照梁武帝萧衍的儿子昭明太子萧宏所分品序进行阐述。

在《金刚经》中,释迦牟尼在讲经说法时,大量运用了其独特的证悟方法、思维模式和论证范式来宣讲佛教的教义。在《金刚经》第十品题为“庄严净土”中,释迦牟尼在回答须菩提的问题时首先提出了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式的证悟方法,即: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对于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如果以一般的公式来表示,就是:是M,非M,名M。类似于上述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式的体证方法,在《金刚经》共有十一处之多,可以说,释迦牟尼特别喜欢而且善于运用并且是大量运用了这种方法。

对于在《金刚经》中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式的证悟方法、思维模式和论证范式,历来的研究者意见颇为分歧,莫衷一是。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方式和黑格尔的“正”、“反”、“合”概念的运动方式是一样的,具有同等的辩证法性质;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方式在逻辑上不符合形

式逻辑的规则,是前后矛盾的,最后陷入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泥潭。但本文认为,以上这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值得商榷。《金刚经》中的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式的表达,笔者认为,是释迦牟尼旨在用来宣讲佛教教义和参悟佛教智慧的心灵体证方法,是一种非形式逻辑而又合乎佛教本身逻辑辩证的特殊的体证方法。这种心灵体证方法具有断惑自我迷茫和破执心灵束缚的巨大功能,以此修行佛教教义和体证佛教智慧,就可以达到“佛”的境界,拥有“空”的智慧,超脱内在心灵的束缚,达到佛的真正的自由。

在这里,释迦牟尼是着意把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作为《金刚经》“无住无相”这一核心教义的方法论基础的。这里,且以《金刚经》第十品为例,在这一品中,佛说“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如果严格的按照“是什么,非什么,名什么”的范式来规范,那就是“是庄严,非庄严,名庄严”。现试析如下:第一步,佛说“是庄严”,描述了初步进入佛视野的庄严的佛土的形象和感受,形成初步的“相”,即佛土是庄严的。从一般意义上讲,这显然是先让世间事物进入自己的视野,使得自己有了对世间事物的直观认识和感受,即“立相”,这是佛认识和体证世间万物众生的第一个阶段和境界;第二步,佛说“非庄严”,这和第一步描述的庄严恰恰相反,完全突破了过去所形成的那种佛土庄严的形象和感受,彻底推翻了第一个阶段所形成的感受和认识,但值得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简单的推翻和否定,而是佛经过进一步的心灵体证和认知,发现以前的庄严并非真正的庄严,它只是陈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假“相”而

收稿日期 2010-08-24

作者简介 李云(1981-),男,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佛教哲学研究。

已。这个阶段,从一般意义上讲,是“破相”,由此进入到佛认识和体证世间万物的第二个阶段和境界;第三步,佛说“名庄严”,是说佛通过对佛土认知和感受的无限扩充和心灵体证,更进一步地发现佛土既庄严又不庄严,一切佛土都是“空”的,就是说没有什么佛土是庄严的,也没有什么佛土不是庄严的,一切佛土都是一样的,一切佛土都是没有差异和分别的。这从一般意义上说,即是把进入自身视野的世间事物进行无限的扩充和心灵的自觉体证,通过这种扩充和体证,那么佛所看到的世间万物就都是“空”的,可以说什么都庄严,也可以说什么都不庄严,进而达到了一种至上的认识智慧和体证境界。这就是佛所说的“无住于相”,也就是说通过对世间万物和众生的不断扩充,一切事都是“空”的,因此一切世间万物和众生在佛眼里都只是一种“名”而已,这就是认识和体证的第三个阶段和境界。在这里,我们反观这种认知和体证方式,可以说,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在认识和感受的上升和提高,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佛在不同阶段所认知和体证的智慧和境界,当佛最终能走进第三个阶段,也就能拥有真正的智慧和达到超脱的自由。从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释迦牟尼通过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由浅入深,步步推进,成功地宣讲了《金刚经》的基本教旨和真正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释迦牟尼的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式的证悟方法、思维模式和论证范式,明显不同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规则。同样以“我相”为例,如套用释迦牟尼的这种体证模式,即是“是我相,非我相,名我相”,分析过程如下:在第一个阶段,佛形成了“我相”的认知和感受,能够看到自己的生、老、病、死,能够体验到由“我相”所带来的在世间的种种悲痛和苦难,换句话说,就是佛在这个阶段仅仅只能看到自己是自己,我是我,没有突破“我相”这个“执念”。通过进一步的修行和体证,佛把自己的观想不断放大并扩充自己的心灵,进入到认知和体证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佛认识和体验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千千万万个我,千千万万生、老、病、死,我的身体仅仅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而已,以往形成的“我相”那种“执念”,只是个假的“相”而已,因为众生都是悲痛和苦难的,不仅仅自己就是悲痛和苦难的,我的痛苦完全包含在众生的苦难之中,我的苦难根本就不是苦难,众生的苦难才是真正的苦难,从而形成了“非我相”。第三个阶段,佛通过进一步的心灵扩充和观想的无限放大,把自己放大到弥漫整个虚空和整个宇宙,直至放大到和整个宇宙一样没有任何界限。通过这种放大和扩充,万物众生甚至是整个宇宙都包含在“我”之中了,那么众生就是“我”,宇宙就是“我”,原来认知和感受到的那个“我”就完全消失了,也可以说,众生都是“我”,整个宇宙就是“我”,那么自然而然,世间众生万物对我来说都只是一个“名”而已了,所以在佛达到了“非我”之后,才能真正达到“名我”。

现在来对比分析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与黑格尔

辩证法以及形式逻辑同一律的不同。从佛认知和感受上升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来看,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质”的,第二个阶段的“非我相”完全不同于第一个阶段的“我相”,第三个阶段的“名我相”不同于第二个阶段的“非我相”。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再到第三个阶段,每一次认知和感受的改变都是一次“质”的改变,通过这种“质”的改变和上升才达到佛自身认知和感受的“般若智慧”和无上境界。这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是经过第二阶段否定自身的不合理性到第三阶段形成新的肯定才实现质变的,它在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发展的过程中,概念本身并没有发生质变。换句话说,就是黑格的辩证法运动是始终在一个意识或概念之中进行的,而释迦牟尼的“特殊的逻辑三段论”是超越一个意识或概念本身而不断上升的,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和释迦牟尼“特殊的逻辑三段论”明显的不同。另外,依据形式逻辑同一律的推理规则来看,在首先承认了“是我相”,就不能再在同一概念或对象上承认“非我相”,如果既承认“是我相”又承认“非我相”,从表面上看这是违背了形式逻辑同一律的,但按照释迦牟尼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规则,从第一个阶段的“是我相”发展到第二阶段的“非我相”,并不是逻辑的混乱和自相矛盾,而是佛认知和感受的意识或概念的必然途径,只有经过这三个阶段的体证或者根据这三个步骤走进佛的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佛教的基本教旨,达到佛教所最终的大智慧,而不是像在形式逻辑同一律中要保持同一概念、同一对象、同一时间。换句话说,就是佛在第一个阶段的概念“我相”和第二阶段的概念“非我相”是完全不同的,它并没有像在形式逻辑同一律中保持概念的同一,即概念的相对稳定性那样。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释迦牟尼的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确实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以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同,我们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尽管有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或表面上的矛盾之处,来简单地比附和理解佛教哲学的概念和方法,这本身就是越俎代庖。佛教哲学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哲学形态,应该有其独特哲学概念和方法,而在《金刚经》所应用的这种“特殊的逻辑三段论”方法,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不仅仅是理解佛教教义和参悟佛教智慧的心灵体证方法,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灵体证方法具有断惑自我迷茫和破执心灵束缚的巨大功能,通过这种心灵的体证和佛教智慧的参悟,人才能够突破内在的束缚和羁绊,无所拘束,达到佛教超脱的无上自由。诚然,在佛教哲学中,也有一些消极低沉的思想,但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有其缺陷和不足的,瑕疵并不能掩瑜,不能因为佛教之中存在消极低沉的思想,就否定整个佛教哲学,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参考文献:

[1] 中华电子佛典学会.《大正藏》电子版[Z].

(责任编辑/郭伟)